

16.02

开封文史资料

第三辑



8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多学爱国主
义旗帜实子
求是地做好
文史资料作

杨成武 一九六三年

目 录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来汴对我市
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

编 者 (1)

开封火药局爆炸案与《开封民立报》

被查封

李国强 (3)

忆先伯张钟端就义前后

济 民 (8)

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省军政

机关沿革及人事动态小记

黎椿寿遗稿 (13)

回忆河大“六·二”学运

卢治国 (35)

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

吴筠盘遗稿 (42)

常香玉在汴艺术生涯片断

张黎至 (84)

徐玉诺出生的年月日

袁 蓬 (96)

河南地方金融事业三大支柱之一

开封信昌银号记实 张绍泉、胡天意、茅寄生 (97)

开封晋阳豫南货庄简史 王静波口述 沈毅整理 (107)

第一楼小笼包子创始人黄继善 晨 风 (117)

赵筱泉与开封振泰源五金号 高秀峰 (124)

冯玉祥开创黄河中下游兴办水利的新纪元

——记“柳园口吸水机记”碑 王华农 (129)

各地旅汴同乡会馆钩遗 冯荫楼 (132)

汴京汉族婚俗追忆 陈雨门 (156)

〔补 白〕

河南省立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校歌 张济民 (123)

远方来诗 (95)

台湾寄来的《谜语》 (12)

〔勘误、订正〕

开封女师校歌几点更正 王荣镜、郭培斋 (170)

禁烟专员并非薛剑光 真 吾 (171)

第二辑勘误 编 者 (172)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来津 对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

(根据记录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 全国政协付主席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杨成武同志来到市政协视察工作, 在听取文史资料工作汇报时, 对我市文史资料工作, 作了重要指示。现根据记录整理如下:

“文史资料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 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实事求是地, 抓好资料抢救工作。”

当我们汇报到, 在有条件的时候, 准备开办文史书店时, 杨成武付主席说: “办文史书店是要有条件, 文史书店不但卖文史资料, 也可卖其他书籍; 全国政协出的书籍有好几种, 如《纵横》等都可卖; 也可卖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文史工作不建立征集网和发行网是不行的”。

当汇报结束后, 杨成武付主席指示说: “文史资料工作, 你们做了不少工作, 出了两本书, 还要继续出第三本、第四本, 很好, 工作中你们也想了些办法。”并指示: “

第一, 文史资料工作定了一条方针, 就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只要对国家、对民族作过贡献的人和事, 都要写出来。写的中间, 要先写最重要的、年岁最大的, 写他的一生

中间对国家民族作的最有贡献的事和这一段历史，不一定写他的全部历史。

第二，要存真求实，保持资料的真实性，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任意贬低和拔高。

第三，同一件事情，你说这样，他说那样，两人见解不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没有统一认识以前，文稿不要发表。要将两人找来，进行座谈研究，统一认识。

等四，在资料作法上，要由近而远，先近代史，如民主革命，解放战争、抗日战争。

你们汇报说人力不足，全国政协文史办也是人少，文史办挂三个牌子：一个文史办公室、一个文史资料编辑室、一个文史书籍发行部，整天搞的团团转。专业人员也可增加一些，但国家在精简机构，增加编制有困难，可以吸收政协委员参加，也可吸收不是政协委员的有兴趣做这个工作的人参加，搞出来资料后对自己有名，也是对国家的贡献。政协人才济济，有学问的专家很多，要发挥他们的力量。”

编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开封火药局爆炸案与 《开封民立报》的被查封

李国强

《开封民立报》是国民党河南支部的机关报。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创刊。从创刊之日起，《开封民立报》就一直针对现实，坚持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立场，强烈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独裁和专制暴行，对其明讽暗刺，深刻揭露。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以逼溥仪宣布退位为条件，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在就职“誓词”中，他虚伪地声称：“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并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一年多中，他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实行专制独裁。更有甚者，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他竟秘密指使下属在上海车站暗杀了想竞选总理、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开封民立报》愤怒地指出其“口血未干，誓言遂背，自由杀人，自由借债，任意逮捕议员，任意摧残舆论，任意位置私人，任意断送国土，挥国款以买人心，肆兵力以压民气。司法失独立自动之资格，军警有干涉政治之能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述前清专制昌炽之时，曾亦无此毒焰也”。勇敢地喊出：“而今推倒专制矣，而今建设共和矣！”。

因此，《开封民立报》成了袁世凯及其在河南的心腹爪牙都督张镇芳的眼中钉、肉中刺。袁、张恨之入骨，非欲除

之而后快。但一时又找不到借口。张镇芳曾派人到报馆找总编辑陈伯昂“谈判”，劝陈“改变方针，对袁之攻击，不可过于显露。”又说，大家“同是河南人，遇有缓急，自应互相照顾。如过于固执，恐有不利。”面对敌人的恫吓威胁，《开封民立报》没有被吓倒、退让。而是更加鲜明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袁世凯及其反动统治。敌人见硬的不行，又对《开封民立报》进行拉拢、利诱。不久，张镇芳派人送来五百元钱，言作“辅助报社的津贴”，妄图把该报变成他的舆论工具。同样遭到了拒绝。因此，袁、张对之忌恨逾益强烈。

一九一三年七月一日夜十时左右，开封西南城角火药局突然爆炸。它犹如一声晴天霹雳，震动了袁世凯及其爪牙在河南的反动统治。此案发生后，都督张镇芳慑于革命威力，申请辞职。北京政府特派韩林春来豫调查。开封火药局爆炸案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河南革命党人的反袁行动。据早在火药局被炸前半月就已被敌人逮捕的查光复（光佛）的“供词”，为配合赣、皖、粤的反袁力量，他联合《开封民立报》社的革命党人密谋策划爆炸火药局。他们的宗旨是：“预备将省城火药库炸完，将来南北决裂，易于内应。”事前，《开封民立报》访员章培余与开封法政学堂毕业生、大同民党党员尹新亮详细查看了开封火药局附近的地形，并于前一日雇觅人力车工人王振中、张三、李廷贵三人，每人付给二十两银子作为报酬。当晚他们又在龙亭地方会议，筹划炸库事宜。

开封火药局爆炸后，敌人进行了严密搜查，章培余、尹新亮、王振中相继被捕。七月十三日，章、尹、王及查光

便、敖瘦蝉（《开封民立报》编辑，亦曾参与组织爆炸开封火药局，于事前半月与查光复同时被捕——笔者）五人被敌人绑赴开封火药局旧址枪杀。

由于《开封民立报》社的人直接参与组织了开封火药局爆炸案，本来就因坚持民主共和，揭露袁世凯反动统治而深遭敌人忌恨的《开封民立报》再也不能被敌人容忍了。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张镇芳派军警包围了报社，“将总经理陈伯昂、总编辑罗蜚声（此系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时事豫报》所登。此记有误，实际上《开封民立报》总经理应为马静生，总编辑为陈伯昂，编辑主任为罗蜚声。罗蜚声，即罗飞生，又作非生，字锐青。——笔者）及各执事员一并逮捕，亦封闭其门”。八月二日又在郑州逮捕了逃往该地的《开封民立报》校对，原黄道会农民起义领袖姚黄，并将其押送开封，八月四日又将其枪毙于开封孝义寺后。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一日，开封警备戒严司令处，又奉张镇芳令将《开封民立报》编辑主任罗非生枪杀。与罗非生同时被害的还有《开封民立报》编辑刘绶青（刘荃）、会计邢拱宸及其他革命党人共十余名。

《开封民立报》虽然从创刊到被敌人用暴力封闭仅存在了七十天，但这正可以说明《开封民立报》在河南辛亥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国民党河南支部的机关报，它继承了同盟会河南支部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河南》杂志的革命战斗精神。一个为推翻清王朝封建君主制度，鼓吹呐喊；一个为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暴行大声疾呼。如果说《河南》，“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那么也可以这样说，《开封民立报》捍卫共和、反袁专制，鸿文伟

论堪与《上海民立报》相媲美！这决不是过溢之词（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开封民立报》所登文章进行分析、论述）。

在全国一致反袁声中，《开封民立报》并不是孤军作战的，它与南方的革命党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封民立报》被封闭后，开封警备戒严司令部对报馆进行了搜查，除已毁坏的外，“计检得火硝一大蒲包，紧要信件一包（内有黄兴致白狼函），军衣一套，军帽两顶，刺刀五把，军刀一把，土炮五根。”这里提到的“黄兴致白狼函”，与七月二十日黄兴派阎润苍、夏焕三二人带给白狼的信并非一封。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封信，也可能永远见不到它了。但从《开封民立报》爆炸开封火药局等反袁行动中，也可对该信内容略知一、二。当时，《开封民立报》社已成了革命党人在河南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可以说，河南革命党人在河南的活动无不与《开封民立报》有关。而《开封民立报》的活动又无不与南方的革命党人相关。下面再分别节录两段罗飞生和姚黄被捕后的“供词”，也足以证明。

罗飞生：

“前与邓州驻扎西路巡防第一营教练官陈镜，及史金吾并已枪毙之胡潜修，并这到案的邢拱宸、刘绶青们计议破坏，担任运动军队，联络荆楚之师直达京汉铁路，攻取洛阳，还击汴省，占据黄河桥以为声援。并与陈镜来往通信，任乱党调查员，探听北方军事登报鼓吹，欲使南方响应，意图大举。”

姚黄：

“供认与熊嗣弼起意谋乱，以应南军，在郑州计议联络土匪扒河毁桥，勾结军队占据南阳，定于阴历八月初间起事，

并赴河南府嘱托刘果，叫他运动洛阳军队为临时接应。”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日，张镇芳致袁世凯密电中亦云：“罗飞生到汴办《民立报》，实与逆党通声息。”此处“逆党”，即指发动“二次革命”，进行反袁斗争的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人。《开封民立报》与河南革命党人的斗争目标和南方革命党人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推翻袁世凯的独裁政府，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编者按：据《河南文史资料》第六辑，陈伯昂所撰《辛亥革命运动若干史实》一文称“火药库爆炸，……豫都张镇芳派军警将我们报馆包围，职工全被逮捕，我以不在馆内幸免于难。”

忆先伯张钟端就义前后

济 民

我的伯父张钟端烈士，一九一一年冬在开封领导起义，不幸和其它烈士一同，惨遭满清政府杀害，已经七十五周年了。在这七十五年里，风风雨雨，中国不知起了多少变化；有些事年深日久，想也想不起来了。唯独有关伯父生前和死后的几件事，却牢牢记在心头，好象过电影那样，一幕幕地会随时复现出来，特作如下记述，以志不忘云耳。

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不过四、五岁，常听家中人说，伯父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去了。日本到底在那里，我全不晓，反正是很远很远罢了。村中人也常说伯父如何聪明正直，处事果断，深入群众，仗义执言，甚得人们的信赖。不管任何时候，一提到他，无不满口称赞的。

伯父不常回家，每回来一次，家中就象有了天大喜事，上下人等都兴奋异常，显得轻松、愉快、宁静、庄严，庭院内顿时会呈现出肃穆无哗的非凡景象。晚间族中人都喜欢来家中坐，听他讲国家大事和东邻富强的因由，进而宣传不少革命道理。我呆呆地坐在旁边听，在幼小的心灵中，似懂非懂，略知人世间还有那么多复杂不寻常的事。

伯父是学法律的。这事，是我后来从他的遗物——毕业文凭上才知道的。他态度谨严，生活极有规律，不苟言笑，言必中。他一回来，就被奉若神明，家中大小事都要向他说，都

要请他来解。似乎非他，事情就没法办一样；连我们小孩子的事，也得由他来问。记得是两个哥哥吵架了，相持不下，甚而要打。此时，伯父就把他两个带到堂屋内，盘问起来。我呢，是旁观者，不参与其事，就躲在风门外，从门缝中向内窥探，以观动静。只听大哥说，二哥辩，伯父替他们分析是非。最后是大哥被批评了，他却扭头转项地不服气。伯父就在大哥头上点一指头说：“你呀，你——真犟筋！”大哥还翻白眼，我觉得好笑，就禁不住大声笑了。伯父威严地大声问：“是谁在笑？进来！”我那敢进呀，吓得飞快跑开。伯父也没再叫我，算是躲过去了。对伯父，我是既想亲近，又有点害怕，随时都在好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更清楚地记得，是在一天晚上，月光如画。伯父在门前大槐树下，来回走动，我默默地坐在门旁石墩上，只见他背着双手，来回走动，皮鞋吱吱地响。有时他两眼望着月亮，有时用两手捶着心口，这样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似有无限心事。是忧国？是忧民？那时我摸不透，也是难以理解。深觉他是在考虑重大问题。态度严肃，专心致志，是在下大决心。稍停，顿顿脚，又走起来了。这时，我很注意他，他似乎也注意了我，于是走到我跟前，摸着我的头问“瞌睡不？还不去睡？”我说：“不。”其实两眼已在打架，渐觉不支。最后是怎样回屋睡的，也记不清了，可能是大人把我抱回去睡的。

伯父从许昌到开封去，目的在积极发动起义，多方联系和布置，倍受苦辛。不久听说起义遭到奸人破坏，功亏一篑，伯父也以身殉国。噩耗传来，家中突然紧张起来。传言皇兵就，要抄家灭门。大人们都含着眼泪，也不敢哭出声来，都

各自收拾东西，准备外逃。忽然又听说寨门关了，村中人不让出去，村外人也不让进来。接着族长来说：“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都是一张家，活在一块活，死在一块死。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都不走，等待处理好了。”于是确定不走，其实也不能走了。

为了保存后代，大人们不说了，小孩得送出去一个，就是抄了家，也绝不了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因之乘天黑，翻寨墙把我送出去。我被来人背着，一直送到外祖母家中。按说该有着落了，谁知也不行。当晚三外祖父和外祖母就大吵起来了。记得三外祖父在牲口屋门口，左手托着水烟袋，右手拿着火纸煤，红光一亮一亮地大声对外祖母叫嚷：“你把火神爷接来了，我们全家人都活不成！你想死，我们还得活呢。”不用说，他指的火神爷就是我。为什么火神爷就那么厉害，我能放火吗？看来气候在变，人情反复，我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了，还有什么说的？第二天，外祖母哭哭啼啼地又把我送到三里外的姨外祖母家中去。还好，她家穷，重义气，毫不犹豫地就把我留下了。我在她家住了三天。白天姨舅带我到野外玩，为的真有动静，随地就跑。不久风声过去，南北议和，民国即将成立，家中人才又把我接回去。总之，我是被送来接去，糊里糊涂，不大懂事，所以也不知道害怕。

风波过后不到半年，我和父亲正住在城中福裕通杂货铺内，记得那时还领了许多抚恤金，白花花摆满一桌子。忽然父亲要出远门，临行把我委托给别人照料，说是要到日本去。不到一个月时间，父亲高兴地回来了，还带回两个外国归女，她们都穿得花花绿绿，头发盘得那末大，脚挂两片木

板鞋，画中人似的，和我们很不一样，话也听不懂。同时还带回两个小孩，能坐还不会站，她们就一个人抱一个。听别人说其中一个伯母，叫千庄伦子，两个双胞胎小孩是堂弟。他们都是父亲和陈伯昂特意从日本接回来的。伯母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喜欢，吃饭时给我布菜，还给我一个蝉形的铁制活动玩具，拧上螺丝，放在地上巴巴直跑。我觉得很稀罕，整天抱在怀中不离手。

伯母来后，不见伯父迎接，一再追问。及知伯父已被清廷杀害，心中万分难过，哭了一整天，不吃也不喝，同时内地生活也过不惯，要求回国。就把她们资送走了，小孩留在中国。走时，不用说，心情是难舍难分，极端悲苦的，后来两个堂弟长大，经过联系，虽然和她有书信往来，互通消息，但到抗日战争时，两国失和，后来日本国土亦遭轰炸，也就中断了联系。

说起两个堂弟，命名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生于日本，名字却是在中国定的。据说他们降生的那一天，伯父做了一梦，梦见许多梅花，灿烂似锦。后接日本来信，与梦相应，因而和家中人高兴地说：“孩子我虽未见面，可是他们的名字，我已给他们起好了。大的叫梦梅，次的叫兆梅。千庄我也给他写信，就这样定了。”后来真是这样处理的。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白头。旧的社会已成为历史陈迹，新的生活方兴未艾。伯父陵墓在人民政府关怀下，数经迁移，增修新建，倍觉光彩，存歿无不为之快慰。假如伯父还活着的话，亲眼看到他所期望彻底的“平民的国家”完全实现，将是何等高兴！即在天之灵，亦当含笑首肯的吧。作为我们下一代的人，将如何继承遗志，百倍努力，来建设社会

主义的新国家，以完成先辈未竟的理想事业呢？常言说：
“先人的足迹须要我们后人继续走下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人生之道，正是这样自强不息地向前迈进，再迈进，更幸福的明天正在向我们招手呢。

一九八〇年初稿

一九八六年改写于清明节前一日

台湾寄来的《谜语》

峨眉有山山不在，
夕上加夕心开怀，
相国有心来安邦，
西下有女惹人爱，
国中有国却难开，
法字有水水流尽，
慎言无心独身在，
唯送口去佳音来。

谜底：我多想要回去，真难！

按：这是省人民医院主治大夫、台属刘瑞芳同志，在民革河南省委会举行的元宵节座谈会上，朗诵他的姐姐从台湾寄来的《谜语》。

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河南省军政机关沿革及人事动态小记

黎椿寿遗稿

(一) 辛亥革命以前满清统治时期，河南省军政机关编制情况

1、河南巡抚

满清官制，各省疆吏以总督和巡抚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每省都设有督、抚，分管军民大权。如直隶省（今河北省）有直隶总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有两江总督，福建、浙江两省有闽浙总督，广东、广西两省有两广总督，湖南、湖北两省有湖广总督，云南、贵州两省有云贵总督，四川省有四川总督，陕西、甘肃两省有陕甘总督。清光绪年间又设立东三省总督，管辖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全国共设九个总督，每个省各设一个巡抚（总督驻省不设巡抚），共掌各省军政事务。唯河南、山东、山西三个省不设总督，以巡抚为本省最高军政长官，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

根据满清定例，巡抚为正二品，主管全省民政。河南，山东、山西三省的巡抚均兼挂兵部右侍郎衔，对全省军政官